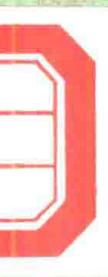


古代奇案选

上册

甘肃人民出版社



古代奇案选

上
册

古代奇案选

上册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庆阳路230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1 字数211,000

1981年1月第1版 198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1096·32 定价: 0.93元

编辑凡例

一、本书以公案故事为主，编选了我国自明清以来白话小说三十一篇。所选作品，既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又具有一定的艺术技巧。其中，选自冯梦龙的“三言”——《喻世明言》（即《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十四篇；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十四篇；另外，还从天然知叟编的《石点头》和李渔编的《十二楼》中各选了一篇。这些作品，程度不同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描写了市民阶层的生活，谴责了腐朽黑暗、残害人民的封建势力，具有一定的进步因素和较高的文学价值。就“三言”与“二刻”来比较，无论其思想性和艺术性，“三言”是较高，“二刻”等均次之。但作为对我国古典文学的了解，提高文学修养和鉴赏能力，增进对当时社会生活风情的了解，对今天的读者仍然是有益的。

二、在编选工作中，我们参照了已出版的有关选本，并略作了一些校勘工作。所选各篇，均采用横排。标点符号依照国务院正式公布的简化汉字，将繁体字和异体字进行了改正。

三、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所选不少作品中，特别是从“二刻”等集中选的诸篇，虽经删削，但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封建阶级伦理道德观念、宿命论思想等糟粕。我们希望读者能

用分析批判的态度去对待它。

四、所选各篇是按原书出版年代的先后顺序编排的，每篇都在篇末标明来源。

五、编辑一本以公案为主的白话小说，是一件严肃、慎重的。工作。从我们主观上想，务使它较为完善，能起到“古为今用”的作用。但由于水平有限，资料缺乏，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我们殷切地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导。

一九八〇年六月四日

目 次

编辑凡例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选自《古今小说》).....	(1)
滕犬尹鬼断家私 (选自《古今小说》).....	(25)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选自《古今小说》).....	(46)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选自《古今小说》).....	(59)
苏知县罗衫再合 (选自《警世通言》).....	(92)
三现身包龙图断冤 (选自《警世通言》).....	(123)
金令史美婢酬秀童 (选自《警世通言》).....	(137)
玉堂春落难逢夫 (选自《警世通言》).....	(160)
况太守断死孩儿 (选自《警世通言》).....	(201)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选自《醒世恒言》).....	(215)
张廷秀逃生救父 (选自《醒世恒言》).....	(240)
李玉英狱中讼冤 (选自《醒世恒言》).....	(296)
十五贯戏言成巧祸 (选自《醒世恒言》).....	(331)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世事翻腾似转轮，眼前凶吉未为真。

请看久久分明应，天道何曾负善人？

闻得老郎们相传的说话，不记得何州甚县，单说有一人，姓金名孝，年长未娶。家中只有个老母，自家卖油为生。一日挑了油担出门，中途因里急，走上茅厕大解，拾得一个布裹肚，内有一包银子，约莫有三十两。金孝不胜欢喜，便转担回家，对老娘说道：“我今日造化，拾得许多银子。”老娘看见，到吃了一惊，道：“你莫非做下歹事偷来的吗？”金孝道：“我几曾偷惯了别人的东西？却怎般说！早是邻舍不曾听得哩。这裹肚，其实不知什么人遗失在茅坑旁边，喜得我先看见了，拾取回来。我们做穷经纪的人，容易得这注大财？明日烧个利市，把来做贩油的本钱，不强似赚别人的油卖？”老娘道：“我儿，常言道：‘贫富皆由命。’你老命该享用，不生在挑油担的人家来了。依我看来，这银子虽非是你没心谋得来的，也不是你辛苦挣来的。只怕无功受禄，反受其殃。这银子，不知是本地人的，远方客人的？又不知是自家的，或是借贷来的？一时间失脱了，抓寻不见，这一场烦恼非小。连性命都失图了，也不可不知。曾闻古人裴度还带积德，你今日原到拾银之处，看有甚人来寻，便引来还他

原物，也是一番阴德，皇天必不负你。”

金孝是个本份的人，被老娘教训了一场，连声应道：“说得是，说得是。”放下银包裹肚，跑到那茅厕边去。只见闹嚷嚷的一丛人围着一个汉子，那汉子气忿忿的叫天叫地。金孝上前问其缘故。原来那汉子是他方客人，因登东，解脱了裹肚，失了银子，找寻不见。只道卸下茅坑，唤几个泼皮来，正要下去淘摸。街上人都拥着闲看。金孝便问客人道：“你银子有多少？”客人胡乱应道：“有四五十两。”金孝老实，便道：“可有个白布裹肚么？”客人一把扯住金孝，道：“正是，正是。是你拾着，还了我，情愿出赏钱。”众人中有快嘴的便道：“依着道理，平半分也是该的。”金孝道：“真个是我拾得，放在家里，你只随我去便有。”众人都想道：拾得银财，巴不得瞒过了人，那曾见这个人到去寻主儿还他？也是异事。金孝和客人动身时，这伙人一哄都跟了去。

金孝到了家中，双手儿捧了裹肚，交还客人。客人检出银包看时，晓得原物不动；只怕金孝要他出赏钱，又怕众人乔主张他平分，反使欺心，赖着金孝，道：“我的银子，原说有四五十两，如今只剩得这些。你匿过一半了，可将来还我！”金孝道：“我才拾得回来，就被老娘逼我出门，寻访原主还他，何曾动你分毫？”那客人赖定短少了他的银两，金孝负屈忿恨，一个头肘子撞去。那客人力大，把金孝一把头发提起，象只小鸡一般，放翻在地，捻着拳头便要打。引得金孝七十岁的老娘，也奔出门前叫屈。众人都有些不平，似杀阵般嚷将起来。

恰好县尹相公在这街上过去，听得喧嚷，歇了轿，分付做公的拿来审问。众人怕事的，四散走开去了。也有几个大胆的，站在旁边看县尹相公怎生断这公事。

却说做公的，将客人和金孝母子拿到县尹面前，当街跪下，各诉其情。一边道：“他拾了小人的银子，藏过一半不还。”一边道：“小人听了母亲言语，好意还他，他反来图赖小人。”县尹问众人：“谁做证见？”众人都上前禀道：“那客人脱了银子，正在茅厕边抓寻不着，却是金孝自走来承认了，引他回去还他。这是小人们众目共睹。只银子数目多少，小人不知。”县令道：“你两下不须争嚷，我自有道理。”教那做公的带那一千人到县来。

县尹外堂，众人跪在下面。县尹教取裹肚和银子上来，分付库吏，把银子兑准回复。库吏复道：“有三十两。”县主又问客人道：“你银子是多少？”客人道：“五十两。”县主道：“你看见他拾取的，还是他自家承认的？”客人道：“实是他亲口承认的。”县主道：“他若是要赖你的银子，何不全包都拿了？却止藏一半，又自家招认出来？他不招认，你如何晓得？可见他没有赖银之情了。你失的银子是五十两，他拾的是三十两，这银子不是你的，必然另是一个失落的人。”客人道：“这银子实是小人的，小人情愿只领这三十两去。”县尹道：“数目不同，如何冒认得去？这银两合断与金孝领去，奉养母亲；你的五十两，自去抓寻。”金孝得了银子，千恩万谢的，扶着老娘去了。那客人已经官断，如何敢争？只得含羞噙泪而去。众人无不称快。这叫

做：

欲图他人，翻失自己。

自己羞惭，他人欢喜。

看官，今日听我说“金钗钿”这桩奇事。有老婆的反没了老婆，没老婆的反得了老婆。只如金孝和客人两个，图银子的反失了银子，不要银子的反得了银子。事迹虽异，天理则同。

却说江西赣州府石城县，有个鲁廉宪，一生为官清介，并不要钱，人都称为“鲁白水”。那鲁廉宪与同县顾金事累世通家。鲁家一子，双名学曾；顾家一女，小名阿秀，两下面约为婚。来往间亲家相呼，非止一日。因鲁奶奶病故，廉宪携着孩儿在于任所，一向迁延，不曾行得大礼。谁知廉宪在任，一病身亡。学曾扶柩回家，守制三年，家事愈加消乏，只存下几间破房子，连口食都不周了。

顾金事见女婿穷得不象样，遂有悔亲之意，与夫人孟氏商议道：“鲁家一贫如洗，眼见得六礼难备，婚娶无期；不若别求良姻，庶不误女儿终身之托。”孟夫人道：“鲁家虽然穷了，从幼许下的亲事，将何辞以绝之？”顾金事道：“如今只差人去说男长女大，催他行礼。两边都是宦家，各有体面，说不得‘没有’两个字，也要出得他的门，入得我的户。那穷鬼自知无力，必然情愿退亲。我就要了他休书，却不一刀两断？”孟夫人道：“我家阿秀性子有些古怪，只怕他到不肯。”顾金事道：“在家从父，这也由不得他。你只慢慢的劝他便了。”

当下孟夫人走到女儿房中，说知此情。阿秀道：“妇人之义，从一而终。婚姻论财，夷虏之道。爹爹如此欺贫重富，全没人伦，决难从命。”孟夫人道：“如今爹去催鲁家行礼，他若行不起礼，到愿退亲，你只索罢休。”阿秀道：“说那里话！若鲁家贫不能聘，孩儿情愿守老终身，决不改适。当初钱玉莲投江全节，留名万古。爹爹若是见逼，孩儿就拼却一命，亦有何难！”孟夫人见女执性，又苦她，又怜她。心生一计：除非瞒过金事，密地唤鲁公子来，助他些东西，教他作速行聘，方成其美。

忽一日，顾金事往东庄收租，有好几日耽阁。孟夫人与女儿商量停当了，唤园公老欧到来。夫人当面吩咐，教他去请鲁公子，后门相会，如此如此，“不可泄露，我自有重赏。”老园公领命，来到鲁家。但见：

门如败寺，屋似破窑。窗槅离披，一任风声开闭；
厨房冷落，绝无烟气蒸腾。颓墙漏瓦杈栖足，只怕
雨来；旧椅破床便当柴，也少火力。尽说宦家门户
倒，谁怜清吏子孙贫？

说不尽鲁家穷处。

却说鲁学曾有个姑娘，嫁在梁家；离城将有十里之地。姑夫已死，止有一子梁尚宾，新娶得一房好娘子，三口儿一处过活，家道粗足。这一日鲁公子恰好到他家借米去了，只有个烧火的白发婆婆在家。老管家只得传了夫人之命，叫他作速寄信去请公子回来：“此是夫人美情，趁这几日老爷不在家中，专等专等，不可失信。”嘱罢自去了。这里老婆子想

道：此事不可迟缓，也不好转托他人传话。当初奶奶存日，曾跟到姑娘家去，有些影象在肚里。当下嘱咐邻人看门，一步一跌的问到梁家。梁妈妈正留着侄儿在房中吃饭，婆子向前相见，把老园公言语细细述了。姑娘道：“此是美事。”撺掇侄儿快去。

鲁公子心中不胜欢喜，只是身上褴褛，不好见得岳母，要与表兄梁尚宾借件衣服遮丑。原来梁尚宾是个不守本分的歹人，早打下欺心草稿，便答应道：“衣服自有，只是今日进城，天色已晚了；宦家门墙，不知深浅，令岳母夫人虽然有话，众人未必尽知，去时也须仔细。凭着愚兄，还屈贤弟在此草榻，明日只可早往，不可晚行。”鲁公子道：“哥哥说得是。”梁尚宾道：“愚兄还要到东村一个人家，商量一件小事，回来再得奉陪。”又嘱咐梁妈妈道：“婆子走路辛苦，一发留他过宿，明日去吧。”妈妈也只道孩儿是个好意，真个把两人都留住了。谁知他是个奸计，只怕婆子回去时，那边公园公又来相请，露出鲁公子不曾回家的消息，自己不好去打脱罢了。正是：

欺天行当人难识，立地机关鬼不知。

梁尚宾背却公子，换了一套新衣，悄地出门，迳投城中顾金事家来。

却说孟夫人是晚叫老园公开了园门伺候。看看日落西山，黑影里只见一个后生，身上穿得齐齐整整，脚儿走得慌慌张张，望着园门欲进不进的。老园公问道：“郎君可是鲁公子么？”梁尚宾连忙鞠躬应道：“在下正是。因老夫人见召，特地到此，望乞通报。”老园公慌忙请到亭子中暂住，

急急的进去，报与夫人。孟夫人就差个管家婆出来传话，请公子到内室相见。才下得亭子，又有两个丫环，提着两碗纱灯来接。弯弯曲曲行过多少房子，忽见朱楼画阁，方是内室。孟夫人揭起朱帘，秉烛而待。那梁尚宾一来是个小家出身，不曾见恁般富贵样子；二来是个村郎，不通文墨；三来自知假货，终是怀着个鬼胎，意气不甚舒展。上前相见时，跪拜应答，眼见得礼貌粗疏，语言涩滞。孟夫人心下想道：“好怪！全不象宦家子弟。”一念又想道：“常言‘人贫智短’，他恁地贫困，如何怪得他失张失智？”转了第二个念头，心下愈加可怜起来。

茶罢，夫人吩咐忙排夜饭，就请小姐出来相见。阿秀初时不肯，被母亲逼了两三次，想着：父亲有赖婚之意，万一如此，今宵便是永诀；若得见亲夫一面，死亦甘心。当下离了绣阁，含羞而出。孟夫人道：“我儿过来见了公子，只行小礼吧。”假公子朝上连作两个揖，阿秀也福了两福，便要回步。夫人道：“既是夫妻，何妨同坐。”便叫他在自己肩下坐了。假公子两眼只瞧那小姐，见他生得端丽，骨髓里都发痒起来。这里阿秀只道见了真丈夫，低头无语，满腹恹惶，只饶得哭下一场。正是：真假不同，心肠各别。

少顷，饮饌已到，夫人叫排做两桌，上面一桌请公子坐，打横一桌娘儿两个同坐。夫人道：“今日仓卒奉邀，只欲周全公子姻事，殊不成礼，休怪休怪。”假公子刚刚谢得个“打搅”二字，面皮都急得通红了。席间夫人把女儿守志一事，略叙一叙。公子应了一句，缩了半句。夫人也只认他害羞，

全不为怪。那假公子在席上自觉局促，本是能饮的，只推量窄，夫人也不强他。又坐了一回，夫人吩咐收拾铺陈在东厢下，留公子过夜。假公子也假意作别要行，夫人道：“彼此至亲，何拘形迹？我母子还有至言相告。”假公子心中暗喜。只见丫环来禀，东厢内铺设已完，请公子安置。假公子作揖谢酒，丫环掌灯送到东厢去了。

夫人唤女儿进房，赶去侍婢，开了箱笼，取出私房银子八十两，又银杯二对，金首饰一十六件，约值百金，一手交付女儿，说道：“做娘的手中只有这些，你可亲去交与公子，助他行聘完婚之费。”阿秀道：“羞答答如何好去？”夫人道：“我儿，礼有经权，事有缓急。如今尴尬之际，不是你亲去嘱咐，把夫妻之情打动他，他如何肯上紧？穷孩子不知世事，倘或与外人商量，被人哄诱，把东西一时花了，不枉了做娘的一片用心？那时悔之何及！这东西也要你袖里藏去，不可露人眼目。”阿秀听了这一班道理，只得依允，便道：

“娘，我怎好自去？”夫人道：“我叫管家婆跟你去。”当下管家婆来到，吩咐他只等夜深，密地送小姐到东厢，与公子叙话。又附耳道：“送到时，你只在门外等候，省得两下碍眼，不好交谈。”管家婆已会其意了。

再说假公子独坐在东厢，明知有个跷蹊缘故，只是不睡。果然一更之后，管家婆挨门而进，报道：“小姐自来相会。”假公子慌忙迎接，重新叙礼。有这等事：那假公子在夫人前一个字也讲不出，及至见了小姐，偏会温存絮语！这里小姐，起初害羞，遮遮掩掩。今番背却夫人，一般也老落起来。两

个你问我答，叙了半晌。阿秀话出衷肠，不觉两泪交流。那假公子也装作捶胸叹气，揩眼泪缩鼻涕，许多丑态。又假意解劝小姐，抱持绰趣，尽他受用。管家婆在房门外，听见两下悲泣，连累他也恹惶，堕下几点泪来。谁知一边是真，一边是假。阿秀在袖中摸出银两首饰，递与假公子，再三嘱咐，自不必说。假公子收过了，便一手抱住小姐把灯儿吹灭，苦要求欢。阿秀怕声张起来，被丫环们听见了，坏了大事，只得勉从。有人作《如梦令》词云：

可惜名花一朵，绣幙深闺藏护。不遇探花郎，抖被狂蜂残破。错误，错误！怨杀东风分付。

常言：“事不三思，终有后悔。”孟夫人要私赠公子，玉成亲事，这是锦片的一团美意，也是天大的一桩事情，如何不叫老园公亲见公子一面？及至假公子到来，只合当面嘱咐一番，把东西赠他，再叫公园公送他回去，看个下落，万无一失。千不合，万不合，叫女儿出来相见，又叫女儿自往东厢叙话，这分明放一条方便路，如何不做出事来？莫说是假的，就是真的，也使不得，枉做了一世牵板的话柄。这也算做姑息之爱，反害了女儿的终身。

闲话休题。且说假公子得了便宜，放松那小姐去了。五鼓时，夫人叫丫环催促起身梳洗，用些茶汤点心之类。又嘱咐道：“拙夫不久便回，贤婿早做准备，休得怠慢。”假公子别了夫人，出了后花园门，一头走一头想道：“我白白里骗了一个宦家闺女，又得了许多财帛，不曾露出马脚，万分侥幸。只是今日鲁家又来，不为全美。听得说顾金事不久便

回，我如今再耽搁他一日，待明日才放他去。若得顾金事回来，他便不敢去了，这事就十分干净了。”计较已定，走到个酒店上自饮三杯，吃饱了肚里，直延挨到午后方才回家。

鲁公子正等得不耐烦，只为没有衣服，转身不得。姑娘也焦燥起来，叫庄家往东村寻取儿子，并无踪迹。走向媳妇田氏房前问道：“儿子衣服有么？”田氏道：“他自己捡在箱里，不曾留得钥匙。”原来田氏是东村田贡元的女儿，到有十分颜色，又且通书达礼。田贡元原是石城县中有名的一个豪杰，只为一个有司官与他做对头，要下手害他，却是梁尚宾的父亲与他舅子鲁廉宪说了，廉宪也素闻其名，替他极口分辨，得免其祸。因感激梁家之恩，把这女儿许他为媳。那田氏象了父亲，也带三分侠气，见丈夫是个蠢货，又且不干好事，心下每每不悦，开口只叫做“村郎”。以此夫妇两不和顺，连衣服之类，都是那“村郎”自己收拾，老婆不去管他。

却说姑侄两个正在心焦，只见梁尚宾满脸春色回家。老娘便骂道：“兄弟在此专等你的衣服，你却在那里饮酒，整夜不归？又没寻你去处！”梁尚宾不回娘话。一迳到自己房中，把袖里东西都藏过了，才出来对鲁公子道：“偶为小事缠住身子，耽搁了表弟一日，休怪休怪。今日天色又晚了，明日回宅吧。”老娘骂道：“你只顾把件衣服借与做兄弟的，等他自己干正务，管他今日明日！”鲁公子道：“不但衣服，连鞋袜都要告借。”梁尚宾道：“有一双青缎子鞋在间壁皮匠家底，今晚催来，明日早奉穿去。”鲁公子没奈何，只得

又住了一宿。

到明早，梁尚宾只推头疼，又睡个日高三丈。早饭都吃过了，方才起身，把道袍、鞋、袜慢慢的逐件搬将出来，无非要延挨时刻，误其美事。鲁公子不敢就穿，又借个包袱儿包好，付与老婆子拿了。姑娘收拾一包白米和些瓜菜之类，唤个庄客送公子回去，又嘱咐道：“若亲事就绪，可来回复我一声，省得我牵挂。”鲁公子作揖转身，梁尚宾相送一步，又说道：“兄弟你此去须是仔细，不知他意儿好歹，真假何如。依我说，不如只往前门硬挺着身子进去，怕不是他亲女婿，赶你出来？又且他家差老园公请你，有凭有据，须不是你自轻自贱。他有好意，自然相请；若是翻转脸来，你拼得与他诉落一场，也教街坊上人晓得。倘到后园旷野之地，被他暗算，你却没有个退步。”鲁公子又道：“哥哥说得是。”正是：

背后害他当面好，有心人对没心人。

鲁公子回到家里，将衣服鞋袜装扮起来，只有头巾分寸不对，不曾借得。把旧的脱将下来，用清水摆净，叫婆子在邻舍家借个熨斗，吹些火来熨得直直的；有些磨坏的去处，再把些饭儿粘得硬硬的，墨儿涂得黑黑的。只是这顶巾，也弄了一个多时辰，左带右带，只怕不正。叫婆子看得件件停当了，方才移步迳投顾金事家来。门公认是生客，回道：“老爷东庄去了。”鲁公子终是宦家的子弟，不慌不忙的说道：“可通报老夫人，说道：鲁某在此。”门公方知是鲁公子，却不晓得来情，便道：“老爷不在家，小人不敢